

唐

韓文下



郁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十二

大同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送董邵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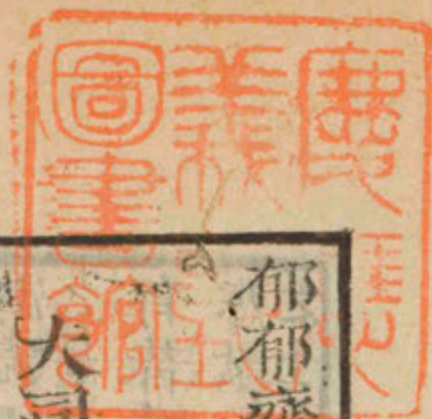
燕趙古今多感慨。悲歌之士。燕今北平。趙今真定。秦時不

志之。董生。齊州安豐人。食能讀書。有學行。舉進士。連不得

志於有司。連者不止。懷抱利器。鬱鬱過茲土。指河朔。其

必有合也。士必與燕趙之輩生勉乎哉。勉其去。以子之不遇

行。送董邵南序。卷之十二。送董邵南序。卷之十二。



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十二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送董邵南序

百五十一言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燕今北京趙今真定俱當時河北地感慨悲歌當時不得

志之董生壽州安豐人貧能讀書有孝行舉進士連不得

志也董生貞元間公就食江南時與交舉進士連不得

志於有司連者不止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指河吾知其

必有合也必與燕趙之董生勉乎哉勉其夫以子之不遇

時荷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提出仁義二出乎其性者哉。感慼悲歌之士皆仁義性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唐自天寶以後朝命每自辟士風俗亦多習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生之亂不臣非當日燕趙之比。合不合卜風俗之異不董生勉乎哉。前勉其行就董生一與則此行大有關係矣。去聲董生勉乎哉。人言此勉其行就董生一北風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趙毅去燕之俗言望諸君燕趙之古人也。樂毅去燕而觀於其市復之趙猶不忘燕使弔之乃言外微意也。漸離與荆軻相樂有昔時屠狗者乎。燕市屠狗高漸離友正是不得志感慼悲歌之士為我謝曰明天子在土可以出而仕矣。勸燕趙之不

董生不當往可知。提出

月天子在上五字名義凜然

河北諸道趙屬成德軍燕屬幽州營董生之往河北無非憤已不得志欲求合於不奉朝命之藩鎮送之者斷無言其當往之理若明言其不當往則又多此一送也細思此等題目如何落筆乃韓公開口不言今日之河北止言昔日之燕趙併不言燕趙有爵位之人止言燕趙不得志之士謂董生到彼自與此等意氣投合若不知其此行有于用之意者然坎段復言感慼悲歌之士仁義出乎天性同調相憐決其必合是明明以仁義二

字硬坐在董生身上何等勸勉三段暗指藩鎮拒命風俗漸改恐非昔日之燕趙未必有感慨悲歌其人者止在董生之合不合處決之則董生此行自不可少末段令弔古人而勸今人來仕正欲其知自處意通篇以風俗與化移易為上下過脉而以古今二字呼應曲盡吞吐之妙坊本惟極口虛贊全未解了此義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文四言詩百三言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

太行山名。盤谷出處。

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

叙地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谷

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

外勢名

或曰是谷也

宅幽而勢阻

隱者之所盤旋

人名盤之又一說

二說雖

友人李愿居之

李愿歸隱盤

雙提却側重下意以起下人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

下全憑愿之言行文

矣而唱利澤施於人立功名聲昭於時貴先提出功名不然

則鄙夫行徑

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命

富在其

非大丈夫矣

朝一作堂

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

樹立也

武夫前呼從者塞途供給

古文

禮部

卷之十二

送李愿一

郭郭齋

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寫在外喜有賞怒有刑寫威才

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寫門曲省豐煩清

聲而便體方外而惠中外貌秀美飄輕裾翳長袖綴衣後

寫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

取憐寫姬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

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自利澤施

此言得志者之事非微倖可得難安於命而已窮居而野

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寫居處採

於山美可茹茹食釣於水鮮可食寫飲食起居無時惟適

一本上兩有字無

之安寫晨昏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

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寫無得亦車服不維刀鋸不加刑

不相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朝政不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

所為也我則行之自窮居而野處句至此言不得志伺候

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起欲行

貌口將言而囁嚅音囁如欲言不處汙穢而不羞伺候奔走

而觸刑辟而誅戮便遭刑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

福至死方已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此言不待公卿句至

孰賢孰不肖。又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此用壯之兩字作斷語高絕

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可以稼。應上上肥句。稼叶故。坊本作維子之稼誤。

盤之泉可濯可治。應上泉甘句。治循行也。坊本讀誤作

文考異內載沿字。昌黎解論語浴乎沂。沂之誤。此處用沿字無疑。盤之阻誰爭子所

句作沿乎沂之誤。則此處用沿字無疑。應上勢阻句。阻遠也。窈而深廊其有容。容叶繚而曲如

往而復。四句承上阻字來。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央盡也。提樂字

承上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凡山居慮虎豹水居忌鬼神

起下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凡山居慮虎豹水居忌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此因上文有窈深繚曲之語。疑與人

其地之善耳。坊本有註出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豈不

笑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此能壽且康矣。此

外更何有不足之事。而生他望耶。膏吾車兮秣吾馬。以

自虎豹遠跡句至此。總言其可樂處。音。膏。羊。常。羊。終吾生三字從

乘飯馬曰秣。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徜徉自得之貌。

上句奚所望三字生來。以相從意作結方結得佳。不然無可歇脚處。此作文不易之法也。

李愿歸盤谷似高隱者以文送之當痛發其人之抱道

不仕然後敘其歸隱之樂方見得高處此篇只閒閒寫

出盤谷之地可隱落下李愿居之即借愿之言滔滔汨汨

汨弄成一篇大文若不知李愿為何許人者人止羨其

汨弄成一篇大文若不知李愿為何許人者人止羨其

造格之奇而不知良工之心。於此有獨苦也。按李愿爲西平王晟之子。左僕射愬之弟。曾爲武寧節度使。以罪去職。不但非抱道不仕真面目。卽歸隱之樂亦未必遂其本懷。所謂大丈夫之言。或出於愿。或不出於愿。俱未可知。細思此等題目。不得這般作法。便有許多礙手處。末只用聞言壯之四字結過。就趁勢撰出歌來。真蜻蜓點水妙手。玩歌中無不足句。暗寓知足不辱良規。當於言外求之。更按廣輿記。盤谷屬懷慶府濟源縣。乃公故里。愿曾居此。與公有舊。所以稱爲友人。送歸云者。謂去職之後。送之還故居也。

九襄二十一年先子鳴
往德充符以聲白鳴

句法变化二十九樣

送孟東野序

六百三十八言。其虛字三百三十九字。其實字三百字。

韓愈

唐年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不平二字是一篇之線。有聲皆謂之鳴。

草木之無聲。

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

梗塞之。其沸也。或炙之。

躍趨沸皆有聲。三句單承水來。

金石之無聲。或擊

之鳴。從草木水轉入金石。爲下文樂字伏脉。已上言凡物之鳴。非無故自鳴。皆有使之者。以起下文人言正

意。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

也有懷。謂哭皆有聲。

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無故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鬱不平之意。從詩詩自言。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轉人樂爲下文詩詩

脉。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金鐘石磬。絲琴瑟竹

肅管匏笙土埴八者物之善鳴者也從樂字生出善字假
華鼓木祝故也已上言人之有言非無維天之於時
鳴而擇其善伏脉已上言人之有言非無維天之於時
故自言皆有使之者猶人假八音以為樂也
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
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
乎推奪所以為不平是聲之所由出天字是一篇綱領
已上言四時有聲皆天所假以起下文天假文詞正意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
也承上文言字轉人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
虞若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各陶夔弗能以文辭
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夢作韶樂以鳴唐虞夏之時五子以

其歌鳴大康盤遊無度厥弟五人咸怨伊尹鳴殷伊尹周
公鳴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五子三伊尹鳴殷伊尹周
家之周之哀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善之傳曰天將
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明明是天假夫子以文詞垂
子之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著莊子二篇荒
徒六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著莊子二篇荒
一種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楚之同姓夏
莊周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楚之同姓夏
天使自鳴其不臧孫辰臧孫辰即魯大夫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幸者臧孫辰臧孫辰即魯大夫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臧孫辰即魯大夫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軻荀卿即魯大夫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不害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
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

著書五十六。有到韓大夫有書田駢齊人好談論。篇名韓非子四十六篇。田駢時稱談天口。鄒衍人著書十萬餘言名尸佼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齊人著。重列國燕昭王師之楊朱十四人十此十人。三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或邪說或功利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殺伐之計或專縱橫之謀皆非吾道。故公稱一術字大有分曉。鳴雖不同乃天運所必趨猶四時之相推奪。秦之興李斯鳴之十一。漢之時司馬遷相皆可謂之善。如遷作史記相如楊雄字子雲有諸賦與最其善鳴者也。如有賦檄封禪文楊雄太玄法言等書。二司馬楊雄十二。自唐虞至此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夏商周。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

章即當口稱為善鳴者亦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成其為善鳴者如此。魏晉十三。若天肯顧其德必使善鳴不鳴其善鳴者也。者使之鳴其鳴必不如此。此段言不善鳴者非出唐之有天下以下始陳子昂字伯玉號海內文宗。一蘇於天之所假源明京兆人工文元結字次山所著有李白四杜甫五李。觀之友。六皆以其所能鳴此六子皆當時先達之人。其存現在而在下者不見用孟郊東野洛陽人始以其詩鳴。七。從許多物許多大奇奇怪怪繁繁雜雜說其高出魏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鳴文之變幻至此。晉收上文不懈而及於古其無懈筆處可追唐虞三代文。呼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其他佳處純乎其為漢氏坊。應本註謬。數語括盡上文從吾

遊者李翱字習之有文集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善樂府其尤也雖拙二人陪講加從
 吾遊三字連自已亦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
 藏其中何等抱負使之在下抑將窮餓其身思秋其
 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使之在下抑將窮餓其身思秋其
 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鳴其不幸皆出於情不能已總
 謂之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
 不平也奚以悲三子得天獨厚不必東野之役於江南也
 也奚以悲以人世得失異其念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時東
 溧陽尉今江南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
 江寧府溧陽縣結言所以
 之作序之意

按昌黎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一人拊掌

而笑曉後胸中如有物下咽自是文章日麗後見孟郊
 乃夢中傍笑者是兩人文詞皆本天授為最得意之友
 而是篇為最得意之文也其大意以為于古文章雖出
 於人却都是天之現身不過借人聲口發出猶人之作
 樂借樂器而傳非樂器自能傳也故凡人之有言皆非
 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
 其平為天所假處篇中從物聲說到人言從人言說到
 文辭從歷代說到唐朝總以天假善鳴一語作骨把個
 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異樣鄭重然後落入東野身上

盛稱其詩與歷代相較一番知其爲天所假自當聽天
所命又扯李翱張籍二人伴說用從吾遊三字連自己
插入其中自命不小以此視人世之得失升沉宜不足
以入其胸次也語語悲壯俗眼錯認不平二字爲不得
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篇中言臯陶言禹言夔言伊
尹言周公皆稱其鳴之善其不平處豈亦爲不得用而
然乎卽未段說入東野身上亦以鳴國家之盛與自鳴
不幸兩意雙敲原未嘗料定東野一生必不得用到底
也安得以不平二字爲疑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可以與之

遊乎

暗指當時士大夫好佛者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

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指浮屠中有能喜吾儒文章者

楊子雲稱在門牆則麾

之在彝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

言所以不絕浮屠之意爲下文送文暢張本

浮

屠師文暢喜文章

此三字是文暢不見絕于儒處

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

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

言其平日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

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

驗其喜文章之實

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

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聖人之道四字是全篇關鍵。此二句承上轉下。萬鈞之力。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他回護得。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蕃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六句皆聖人之道。鋪以動其慕。愚按宜當告之四字直貫至江河之所以流。句又加而語之二字。字似覺重複。應將下而不當當字作去聲。粘上句讀。謂立言不當。當無以塞其來請之意。少不得又為浮屠之說。瀆告之。如末段所云告而不以實者是也。姑存之。

以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蠢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識者。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聖人有功於生民處。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聖人之道極大而正。內外體用皆全。不待他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根上文仁義六句。把中國與舜狄對勘。一番見聖人之道有來歷。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

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

根上文宮居粒食三句把入與禽獸對勘一番見聖人之功不可忘若知聖人之功不可忘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

則知聖人之功不可忘矣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

固不知而不為者惑也又為浮屠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

也拘其法而未能人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

二語指文暢徒舉浮屠之說贈焉二語暗指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文作結

林西仲曰文暢浮屠也其周遊天下本欲倡明其教如今

日所謂大和尚使天下人崇信皈依耳即請諸縉紳先生

咏歌亦不過取重於宰官文人為之護法標榜使天下人

堅其崇信皈依之念耳柳州喜與僧遊宜為之請然昌黎

一生大本領全在闢佛豈能作此等委曲文字故開口分

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異虛虛發出不輕絕人之意轉

入文暢身上硬坐他喜文章慕聖道吾儒不當以浮屠之

說贈送當以聖人之道開示鋪張臚列說出聖人無數好

處皆文暢所不樂聞但說到禽獸之弱肉強食而人得以

養生送死伊誰之功實皆世俗未曾想到之語篇中自民

之初生至中國之人世守句乃原道篇節文至所謂弱肉

強食等語即原道篇中所謂古無聖人人類滅久之意余

以閭藩之變。下獄籍產常歎。王靈不及。受種種苦。則踐土食毛。無日可忘。君恩浮屠獨未之思耳。是篇較原道篇尤為警策。皆從孟子好辯章無父無君。率獸食人等語脫化出來。真有功世道之文也。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

隋末王績所作

私惟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耶

既於世無累宜超然自得不宜有所他戀

及讀阮籍陶潛詩

乃知彼雖優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

非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

醉鄉記內原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沒身不返

之辭因取其詩讀之乃知借酒自遣其不遇之懷非真無累亦非旨於味也

已上解作記者之深意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

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翹慕之託而昏迷之逃耶

顏曾雖不遇然有道味可甘不遑與事物是非相感發其心已平無待借酒自遣

吾又以為悲醉鄉

續字無功王通著作記以次劉伶酒德頌金蓋其子孫云

莊子曾子與蹤布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之徒不遇也。徒字連阮陶等俱在內既不得聖人爲師則不遇之心自不能平有託而逃乃無聊之極所以
可悲。已上自建中初年號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
言讀記之意結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之烈又
遇而不遇。此段帶說其言事以直廢者姓名不可考坊許卽作王含大謬吾既悲醉鄉之文辭
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才身上妙有關情今予之來
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以思識其子孫欲況文與行不
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有所挾矣文行分頂醉鄉之辭惜吾
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以力薄言輕不能張之
嘉良臣於其行姑與之飲酒秀才既不遇而行吾又不能爲
本意不遇而行之悲亦不

必爲醉鄉之逃也

林西仲曰王含不遇而行正當無聊不平之際送之者若
言君相不能用才有犯時忌卽勉其當以聖人爲師汲汲
自治不必以不遇介意又未免以迂濶唐突俱難下筆也
昌黎恰恰尋出含之祖宗來做個起引而按其作醉鄉記
之用心且以不得聖人爲師代之惋惜隱隱見得知自治
者必不以不遇爲悲矣然醉鄉之徒不遇指時勢不可爲
上說故以春秋亂世顏會居窮對看若建中初有意貞觀
開元之丕績似時勢有可爲者而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

離遇而猶不遇。其實廢處正成其為良臣之烈。則以不遇為遇。尤不待悲矣。末轉入王舍身上。止稱其文行之佳。已不能張為惜。而以姑與飲酒一句作結。便了。暗應醉鄉似感慨而非感慨。似慰藉而非慰藉。似勉勵而非勉勵。絕無一字著跡。以上文閒閒布置。大意已盡也。真鏡花水月妙筆。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

寓寄也。以巧智寄於所事之技能。

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

有觸而直發。

則神完而守固。

志一功尊。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外物謂所寓之外別

有可慕之業。膠粘着也。不膠則吾道自成。所以可貴。此通篇旨頭。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

巧智所寓皆神完守固故。

夫外慕徒

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

不能其心而遂其跡。雖樂之而易厭故。已上統言

衆技能為草書作引。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

以草書可樂。而無外慕。

喜怒窘

窮。憂悲愉。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

焉發之。其爲心非泊然無所起者。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其於世非淡然無所嗜者。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其於書非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者。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以樂厭故終其身三字應上文。已上言張旭寓巧智於草書機應於心不挫於氣。今聞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能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點出開之爲旭有道德利害必明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闢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機應於心然後一決於書。不挫而後旭可幾也。未書之先俱有一段工夫不當於跡上求。已上言學旭草書妙訣。今開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之。

膠浮屠氏是其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無泊與淡相近。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易性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所寓巧智自不能爲旭。已上言開學旭草書徒逐其跡無益。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開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若別有個道理學書便屬不經語意尤緊。

林西仲曰書雖六藝之一然藝之精者未有不通於道若但逐其跡而不求其心所謂刻舟而求按圖而索豈復有劍與馬乎高閒善草書想頗得張旭形似而昌黎特拏一心字發出許多妙諦細繹大旨純是一副關佛口角蓋昌黎闢佛向未提出佛之宗旨此特借草書一事要從有觸

而發處見長。非一死生解外膠之心。可以糊塗從事。見得佛法在人情物理之外。其不堪爲世用。無小大。一也。玩篇首舉各技能。先提堯舜禹湯治天下。一句其意可見。末用幻字作餘波。非用寬筆。乃言浮屠所爲。本領既失。卽有偶當亦算不得真才實能。此提出佛之宗旨。而痛闢之矣。其言利害必明六句。謂能勝浮屠之用心。人以為亦非吾道之所許。不知此單就學書觸發而言。且以明吾道先從人情物理上操練過來。方能不膠外物。爲下文浮屠氏作反襯語。非吾道究竟法也。若以詞害意。則失之矣。

送廖道士序

韓愈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

合天下名山言是第一層

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

者以百數。獨衡爲宗。

合南方諸山言是第二層

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

總一筆逗出神字

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

急

也。單就衡山之南言是第三層

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

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乎窮。

從衡山轉入郴

州是第四層

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

曲而張

磅礴而鬱積。

上靈字相對

又總一筆

其水土之所生。神

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樹之包、竹箭之美、千
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轉入生物。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
民生其間。轉入生人。是第六層。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
佛之學而不出耶。轉入有人。不用於世。是第七層。結穴在此。廖師、郴民而學於衡
山。總應。上文。氣專而容寂。忠信。本領。多藝而善遊。材德。本領。豈吾所謂魁奇
而迷惑者邪。著入廖師身上。輕輕敲問。其學妙有出脫。廖師善知人。若不在
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與已往來。見其有知人之明矣。若本身
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以衡山郴州中必有
於老佛自當見於世也。末。推出一層。用開筆收結有味。

林西仲曰：闕老佛是此篇正旨。但廖師自衡出來與昌黎
必有往來相識處。故於其別作序送之。若純用闕老佛話
頭。未免涉於詆毀。唐突反不如不送之為愈也。看他開手
把衡山郴州形勢緩緩說入。逗出神氣兩字。見得人傑地
靈。降神賦氣。原不虛生。自不宜辜負此身為異端之學而
不用於世矣。妙在將廖師魁奇迷惑作疑惑不定語。輕輕
提過。便入衡山郴州。必有奇人。廖師既知與我往來。是有
知人之鑒斷。無不識其所與遊者。純是送董邵南使弔望
諸君觀市中屠狗一樣結構。正所以闕老佛也。其行文雲

三字伏下丞相愛惜一段歸其鄉三句伏。世常說古今人下不去其鄉一段乃全篇提綱筆領處也。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將辭位意輕輕收一筆生下文余泰在公卿後。時公為吏部尚書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應上添出馬字變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應上把言字改知字變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司業去位國史亦書但不張大作傳雖書亦落莫也應上有固尤變見今世無上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書其跡本是在後世事此處又撇不下只得付之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白之於朝加其職銜仍給子俸

事。既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佳二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上段言意同此段言事不必同與二疏相形畢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以不能歸其鄉之人相形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敬其物所誠子以敬其人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後有古之所歸無貪戀意以其賢也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賢且在鄉方得祭社已上就歸其鄉意贊歎作結

七十致仕之年也。楊侯原不得爲高增秩而不奪其俸。亦國家優老之典也。楊侯又不得爲奇。至於贈行倡和。乃古今之通套。而不去其鄉。尤屬本等之常事。看來無一可着筆處。昌黎偏尋出漢朝絕好的故事來。與他辭位增秩及歌詩數事。有同有不同處。彼此相形作了許多曲折。末復把中世絕不好的事作反襯語。逼出他歸鄉之賢便覺件件出色。皆從無可著筆處著筆也。坊評只贊其故作波瀾而不知非得此波瀾卽不能成一字。故能作古文者方能讀古文。俗眼評來自然可笑。西伸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

元和五年四月詔烏重胤

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日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

求士於從事之賢

者

此上一句發出

有薦石先生者

石先生名洪字濬川洛陽人有至行舉明經曾爲黃

州錄事參軍

公曰先生何如

詢其材行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

間嵩邙中嶽邙北邙也瀍瀍水也穀穀城山也皆屬河南府佳處

冬一裘夏一葛

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

有一日之食

人與之錢則辭請與

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

無求於人矣已上述其行

坐一室左

右圖書

所學在此

與之語道理

一辯古今事當否

二論人高下

事後當成敗。三。若河決下流而東注。喻語道理多而不竭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王良造父皆古善御者。喻辨右今事當否合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喻論人高下事後當成而不失。

其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以上述段所薦之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武言其材忠孝言其行把

大夫本領順口帶出妙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恒州名定府與趙冀深三州俱屬成德軍元和四年節度使王上真卒其子承宗叛詔中尉吐突承璀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坊本恆

字作垣字誤也。農不耕收財粟殫亡。不得接濟吾所處地歸輸之塗。糧運輻輳之區治法征謀。征微輸也宜有所出。急需賢先

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任焉其何說之辭。仁不能忘世從平日明道理上看出勇必能任事在平且明於

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謁焉。往請極慎重纔是以義與人

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應請其堅決纔是以道自任

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席之類。下半篇全酒三行且起別起行也將相

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此作別之詞贊先生以大夫爵起正所以重先生十誦贊也此只執爵而言以起下文亦求酌且未

視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
壽。平日勸之仕不應而大夫一請即行似前後為兩截人
故根上決去就句。舉已往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
事為初祝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
而饑其師上着眼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人無味於
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為節
行其志亦所以祝先生也又祝曰不再使先生無國利
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將來事為二祝三祝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單就第三於是東都之人
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大夫成先生之
進取先生成大

夫之功業故曰相與有成蓋以先生拜祝規可不卜其後
效也。拉拉雜雜說來非此句萬鈞之力必收不住。遂
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要說處士賢又要說節度賢要說目前相得又要說異
日建功若係俗筆敷衍便成濫套看他特地尋出一箇
從事一箇祖錢之人層層說來段落句法無不錯落古
奧乃知推陳出新總在練局此文家秘密法也西仲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造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

伯樂姓孫名陽

而馬羣遂空

通篇發議主意

以引喻

夫冀北馬多乎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

耶

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

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

矣

所以謂之空

東都同士大夫之冀北也

多才士

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

其南涯曰溫生

中

又才士

大夫烏公

以鉄錢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

幕帷幕也在旁曰帷在上白幕軍旅無常居曰幕府

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

而致之幕下。叙明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

幕取一人焉。拔其尤。應上遇其良。而輒取句。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

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居守謂東都留守。二縣謂東都郭下一邑。洛陽河南

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無人助宰士

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無人作先達之友。小子後生于

何。考德而問業焉。無人為後進之師。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

所禮于其廬。無人過客之慕。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

都處士之廬。無人焉。奚不可也。總將無人一夫南面語。應上無馬。

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

人于朝廷。此句是密。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此句是求。求內外

無治不可得也。可為天下賀。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

待老。東都今為河南府。時公為河南令。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

然于懷耶。怨於盡取。不能無致私。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

所稱為天下賀。既作慰語。收上文。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

于盡取也。又作恨語。收上文。留守相公。河南首為四韻詩

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見得所言亦出留守之意。非已私言。應上居守河南尹句。

德宗以李希烈之亂。于建中四年二月。以河陽三城懷

衛州爲河陽軍。此分前此昭義所管。別爲一軍也。溫造
字簡與元和間。隱居王屋。後當穆宗時。爲侍御史。奏李
祐違勅進馬。祐自言爲之瞻落。則其賢可知。烏公所舉
實在延致有生之後。其用有生代請。不得不并叙石生。
旣叙石生。又不得不以廣覽歸美。烏公忽作幸語。忽作
怨語。其所謂時事之艱。任軍之要。與大節度處士之賢。
一槩閣起。不道一字。的是後次再舉之文。他篇移用不
得。人以其奇肆。其實乃一定之法也。但叙得淋漓跌宕。
使人自見其奇肆耳。讀若當玩其練句之妙。
西仲

送殷員外使回鵲序

韓愈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

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欲言回鵲統叙萬國欲言往賜

先言來貢極得體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欲

使外先言治內極得法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鵲於唐最親。奉職

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

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詔詞止此。已上

故下文止把學有經法通知時事二句生發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點出殷朝之大夫

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出於持被入直三省，三省官署各直也。當宿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出於言，已上今子使萬里外國，萬里與數百里對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知時事，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應上詔，丞相選為貳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有經法，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林西仲曰：前半叙事善存國體，若論殷大夫此行本無可說，止借詔書中二語考驗一番，蓋知輕重，即通知時事。總由於學有經法，一串說來，炤應完密，皆無中生有妙筆。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穎尖也，筆之用在其先明，明禮記免，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兔十二支中之也，叙和宗，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兔生從明，眎八世孫，繼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婦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月中兔出，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東郭魏，出戰國策，鵲從同，宋之良犬，出爾雅，叙族

派以一隱一滅二段擊動下見用意。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筆始造于

蒙恬將大獵以懼楚名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連山夏之易筮
其所得天以人文之兆猶費卦所云觀筮者賀曰今日之獲
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
牘是資天下其同書髦後也暗指毛可秦其遂兼諸侯乎書同
文為一統之像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豪暗獻
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
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取免毫合而縛之入
內方成筆也叙出身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
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

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
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筆無字不可
尚未入中國然細思又不得不如如此寫叙材能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
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
時往筆無人不可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
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
常侍上休方罷筆無時可離穎與絳人陳立墨弘農陶泓硯
及會稽褚先生紙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備上召穎三人者

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叙伴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中書君老而禿不臣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

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筆心既盡因不復名歸封邑終於管城

壞筆連管俱棄。叙老死。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彘狄皆冒管城惟居中

山者能繼父祖業叙後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

衛毛駟者也此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此又獨中山之族不

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處處有筆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

非其罪絕筆於獲麟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

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文王之後反不能及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與有功用兵時亦未嘗離得筆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

少恩哉秦以焚書大有負於筆但以老歸管城斷其見疎不即不離妙

林西仲曰以文滑稽叙事處皆得中遷神髓柳子厚云讀

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想當日亦欲

自作一篇與之較勝苦於力不逮耳古今惟知與人角力

者方肯服人亦惟肯服人者方能勝人乃近世操觚家凡

遇一器一物莫不有一傳濫觴可厭不知會與昌黎角力

否若與之角而不知服反自以為勝吾恐子厚笑人當齒冷矣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圻之為技賤且勞者也賤字伏下使於人句有業之其色

若自得者伏下無嫌聽其言約而盡箇又曰問之王其姓

承福其名點出姓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

天寶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祿山反帝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討之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

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一篇議論在此七字中生發

喪其土田手饒衣食饒字其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

其屋食之當焉屋食謂屋租也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

其圻之傭以償之視屋和之貴賤而增減有餘則以與道

路之廢疾餓者焉

已上叙王承福之棄官業坊履歷其勤力養生與不畜妻子之意俱已寫盡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人必不能無所事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血焉人之事亦必不能違所長食焉而忘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鋟以嬉夫鋟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

無愧者取焉

已上言所以必業坊不敢辭賤與勞之故

嘻吾操鋟以入貴富之

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

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

無人居

或曰身死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

為人或曰死而歸之官

也沒為官物三者不復修治故為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忘其事而

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

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丁而強之者耶三疊應將上文

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吉一來而

不可常者耶二疊又推言之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

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吾豈異於人哉已上言所以棄官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

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

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已上

言不畜妻愈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

謂獨善其身者也一揚收上聽然吾有譏焉謂其自

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

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

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又就獨善其身

處斷其失一

抑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

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就賢者二字而指

爲墟一段又其言有可以警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自言作傳之意結之

王承福本有官勳不難身致富貴其所以棄之而業坊

者自度其能不足以任其事故寧爲賤且勞食其力

博得一箇心安愧而已此卽不處富貴不厭貧賤一

副大本領也若仕宦人志必能爲清官必能爲

勞臣致君澤民之道盡於此矣其所言二段自疏其所

卷之二十一 世二 坊者傳三

以業坊之意與不能畜妻子之因語語總是自安本分
中聞即借操饒所見述富貴之家不能自保把舉朝只
位素餐盡行罵殺不但罵之且詛之矣何等淋漓盡
致未段斷語二抑二揚俱有深意蓋惜承福不肯仕宦
為舉朝挽回風氣又歎世之患得患失貪邪亡道不止
尸位素餐進一層而罵之詛之疾時已甚之言也嗚
呼千古如斯其有不能勝其罵不勝其詛者矣西仲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憲宗

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書

伏末段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張巡南陽人

翰以文章自

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

遠敬宗

當補

者一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疑作南霽雲

遠雖材若不及

巡者開門納巡

遠為睢陽太守巡以兵源令

位本在巡上

巡縣令

授之柄而處其下

至德二載慶緒遣尹子奇攻睢

遠太守

自以材不及巡請

居其下巡受之

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

非實

古文析義

卷之十二 三 傳後敘

春等

慶緒乃送遠洛陽至不師亦不屈死兩家子弟材智下
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于
賊巡子去疾上疏乞削遠官爵。子弟且不知何况外人
此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
而不降乎而中食盡士口賦未一勾斲木皮煮紙嚼食之
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
雀掘鼠煮鐵弩以食去。去。
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無可遠見救援
不至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復如臨而賊來益眾賊知外
急益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援絕圍
殺馬八

既食乃及婦人者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
畏死亦明矣數計也言計日而知所守之地是其所死之
無畏死鳥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
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以守時之知死不降斷
之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因賊
事分處入城故。又以城陷歸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
罪于遠使翰不能為之立傳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
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喻引繩而絕
之其絕必有處又一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
理矣城必有所以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

好狠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能免其他則又何
說成就二字根上成功名何來上文單論許遠此下欲併
論二公故借小人好議論發出感慨作過渡也
也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
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
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
必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且小邑以
自困者故并論之和打總見睢陽不得不守守
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所以
蔽江淮沮遏其勢所以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食盡眾議東奔巡遠以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江汴必
亡且師亂行必不達此言二公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何可

輕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此當檀強兵坐而

觀者相環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

聞着此句則下文乞救不救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

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已上辯睢陽之

城而守之過把議遠之人一斥之曰兒童再斥之曰愈嘗

從事于汴徐二府貞元十二年七月宣武節度使董晉至

往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于徐州為節度推官屢遣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

廟者肅宗詔贈巡遠等官錄其子其老人往往說巡

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明賀蘭嫉巡

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

擅強兵坐而觀

愛霽雲之勇

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

乃大饗作樂此何等時

案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

口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

具食因拔所佩

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

按史雲謂賀蘭曰雲既不能

信歸報中丞也蓋因為國不愛身猶申包胥立秦一座大

驚皆感激為雲泣下

悲其

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

馳去

強留

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

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欲暴其罪于朝而討之將此十四字寫在

牛截箭桿以為記非愈貞元年德宗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

以相語

指浮圖上着矢處也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

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

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呼得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

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泗州船上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

嵩常在圍中

年六十餘矣

知其時

籍大曆中于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讀述其平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

惜不知細訪

記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貌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
 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千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
 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
 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
 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不但好
 不讀六精敏強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不但讀
 記誠非人所及。敏尤非初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
 人所及。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亡不識者。不但讀書為文其尋常
 及人所及。巡怒鬚髯輒張。激而有威所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

人坐且將戮巡起旋。旋也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起而敬
 哀巡曰汝勿怖死命也。慰之眾泣不能仰視。哀巡且巡就
 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真知命者。已上皆于嵩所
 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因上文言巡事乃李翰傳未嘗載者
 為賊所忌故得暫生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
 非服之也語省而該。能細故僅載其畧以為補傳之地嵩貞元
 死時年四十九。已上皆于嵩所言遠事因粗問不嵩貞元
 初死于毫宋閔。今無可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閔武人奪而
 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即傳聞者亦張籍云
 于嵩之死絕亦出張籍之口。
 故又以張籍云三字結之。

睢陽今爲歸德府。李翰乃張巡友人。因議者罪巡守睢陽不去。有與其食人。易若全人之說。故爲作傳表上之。盛稱其全天下之功。而衆議始息。此因其傳中有所闕。而敘于其後也。翰不爲許遠立傳。實以遠不卽死爲疑。若霽雲乃其所用之將。則不遑備出分敘耳。是篇前段明遠之不畏死。再以二公分城而守。總辯一番。卽爲許遠補傳也。中間叙南霽雲乞救死節二軼事。備極描寫。卽爲南霽雲補載首尾也。但雲死節人所易知。若遠不死于睢陽。而死于偃師。當從心地上推勘。不當向形迹

上較論。故其叙雲被賊脅降時。提出欲將以有爲一語。卽當日顏杲卿袁履謙衣緋之意。人以此爲單寫雲。而不知其兼借雲之口。陰表遠之心也。晦菴綱目直書曰。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絕不分其先後。謂非本茲篇之意。以立言乎。末後用張籍得之于嵩之語。遠之事蹟亦畧于巡。蓋以作傳者貴得其實。嵩少依巡。且在圍中。出于目睹。凡舊傳所闕。皆可以其言補入。其未曾言者。則不能增耳。公與張籍閱家中書。得讀翰作。因採其一時所述。綴在序後。故拉雜錯綜如此。不可認爲作史

常法西仲

洛陽不歸惟其公與謝靈運

漢書卷之六

卷之四

以其兼鼎之

藍田縣志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

乃有分職。言丞所職者大非主簿尉。丞位高而倡例以嫌不可比。此國家設丞初意。

可○否○事○壓於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鋪○以○左○手○右○手○

摘紙尾雁鰲行以進平立覘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習惟謹

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下施用故該數慢必曰至至

以相警警日丞嘗發警塞也丞之設豈端使然哉當於國

論天下縣丞不能有爲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著其有

涵演迤日大以肆

種續言其勤學之泓涵日大文之演迤貞

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

不得施用元和初

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

茲邑言得失則是

者已上點出崔

始至謂口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任事之

君為藍田縣丞

意然有

負於丞既際不得施用又謂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丞負

予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

斬伐也牙角氣槩也崖岸胸中城府也故跡與

上文例字相應已止言丞有負崔君之能丞廳故有記

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漫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

桷

之方者漫壁之飾也易桷瓦所以補壞

庭有老槐四行南牆

漏漫治壁所以去汚也點出廳壁

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瀾瀾循除鳴

挺杖也瀾瀾水裂去

寔無人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

也除階也寫出寂

之景

掃去槐竹敗葉之

灌之使濕對面植兩松而誦吟

有問者輒對曰予方有公事

其中寫出冷落無聊之况

子姑去學績文之功未廢以無事為公事則已與丞亦兩不

相負矣此意俱在言外

寫出從容無悶之語

林西仲曰縣丞一席論國家設官之意於一邑無所不當

問及其後有避嫌之例又於一邑無所當問者也文書方

行吏抱成案詣署景况不但不如簿尉反不如吏僮有所

知矣至諺以丞為慢語相訾相謗不但不成其為有用之

知矣至諺以丞為慢語相訾相謗不但不成其為有用之

官且不成其爲有用之人矣。丈夫當爲雄飛，不當爲雌伏。到此地位，把畢生之學問、氣節俱應一刀兩斷，付之東流。大海卽平日無所短長之人，且不能堪。況崔君乎？昌黎不便說丞當問邑事，又不便說崔君不當爲丞，只痛發丞之職例不得施川，轉入崔君平日有學問、有氣節，到此不得不循例而行，卽以其兩番喟嘆之言叙入，則丞原非空設，而崔君不當爲丞之意無不俱見。末叙崔君哦松對人之言，以明其超然於用舍之外，代占却許多地步。細玩結語，竟佳。此後又加一語，不得真古文有數奇文。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

絕特之稱。

點出滕王閣

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

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中丞王公

爲從事目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

觀其閣

繫官於朝，願莫之遂。

一叙不能遊

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

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

二叙不能遊

兩不能遊，全爲下文無因而至作襯筆

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

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

焉應上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

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點出八州之

人前所不便應罷及所願欲而不得者應行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罷者罷大者驛聞奏之小者立變便宜春生秋殺陽開

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思

舉廢之悉當如四時二氣之流行此發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而彼受之不疾而速無遠近之分也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

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三叙不能遊

績從不能遊處極力點綴一番市局之巧不可思議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

燕於此閣文武賓主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

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盡在壁前已修

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

得無情哉官於舊地見自己所修之閣所作之公應曰諾於

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點出瓦級軌之破缺者赤白

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重修工既訖

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予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

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

承公命點出作記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

古文所義 卷之十二 新修二 耶耶

卷之十二
有存齋

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閣原取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作餘波此意決不可少
林西仲曰凡記修閣必記修閣之人况屬員為上司執筆尤當著意若係俗手定將王公觀察政績十分揄揚轉入公餘之暇從事江山之樂伎倆盡矣昌黎偏把欲遊未得遊之意作線三番四覆把王公政績於不經意中叙入人徒知以不得遊發出感慨而不知前段兩不得遊乃中段不得遊襯筆中段不得遊乃叙王公政績襯筆也且叙政績處練出春秋陰陽湖山千里等語與閣上佳勝相擊射文心欲絕讀之如天半彩霞可望而不可即異樣神品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名仲舒貶連州司戶參軍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

異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

處焉。因游而得其地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輦搬運也

燔樗櫟木立死曰樗草木蔓所蔽曰櫟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

者呀然成谷。呀張音叶深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

物陰來相之。因治地而見其奇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

往而夕忘歸焉。因見其奇而不厭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不蓋

屋以為往遊駐足之所既成愈請名之。時公為其邱曰埃

○已上敘作亭之由
卷之十二
三
燕喜亭
耶耶齋

德之邱蔽于古而顯于今有矣之道也侯有德者其石谷
曰謙受之谷取其瀑曰飛泉懸振登之瀑自取其谷言德瀑
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為土以黃瀑曰秩秩之瀑爾雅
秩智也又清明貌詩谷言容瀑言德也德藏于內容見于此
因谷瀑有言二不洞曰寒居之洞志入時也人入洞時必
得交交互言之以安于清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
○以安于清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
寒之意名之治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以其治民
之意名之治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
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
頌其燕飲喜樂此而多受祉也○已上釋命名之于是
義隱隱為下文知德可以得儀天朝等語伏味于是

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
與燕喜者比經營于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直使出
美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已上言山水諸勝藏于
能為應上鬼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塗所經自
神異物句藍田入商洛而水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而山
出荆門下岷江又由山過洞庭土湘水行衡山之下音由
踰嶺又山水猿狖所家山○飲歌似魚龍所水極幽遐
瑰詭之觀宜其于山水飲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
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

已上言弘中沿途所見山水甚多而又戀戀
于此以其所好故也應上晨往夕忘歸句
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也不遠矣
自當大用
而來句
遂刻石以記
陽山于連州爲屬邑且與參軍同是貶官到州必往來
甚頻故爲其所作之亭命名作記通篇逐句分寫如萬
嶂千波爭奇疊秀看來只得四段而四段中又全在首
段祀山水諸勝從不經意而得既得之後復朝夕游賞
不能暫忘處着力描寫取勢下三段不過就此生發點
綴其實只是一片文字也次段命名皆歸本于德以諸

勝因有王君纔得自見其奇有三君可得而私之矣第
三段借州老天作地藏之言正見不經意而得者實非
出于偶然第四段謂王君子連歷盡許多山水猶好之
不已正見朝夕游賞不能暫忘者乃其素性使然所以
成其爲智仁之德有一不從首段中生發點綴者乎至
把途中所經拉拉雜雜數出許多地面昧者以爲太煩
蓋不如此則又觀不起首段許多佳勝此文字布置秘
密法也未從好字生出仁智本領以爲可以用大用將去
此而歸朝雖屬常調然不說到此則晨往而夕忘歸竟

世隱隱見得下文驅令徙海乃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
遵先王之政非一已私意也
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獫狁楚越如周未吳楚僭號之類皆是况潮
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在嶺之外海之內較江漢更遠尤為後王棄地也鯀魚
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涵淹所以肥其身卵育所以種其子孫自後王德薄至
此言聲教不及之地外惟為鯀魚所竊據不追責其既往之罪以起下文正意今天子嗣唐位神
聖慈武德不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能遠
跡所拚揚州之近地以四海六合言之則潮地近甚揚州為大禹足跡所臨潮亦揚界也提
出禹跡應上先王烈山澤句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
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非棄與蠻獫狁楚越者可比矣况鯀魚
字至此計三十四字作一氣讀

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自今天子至此言潮乃聲教所及之地鯀魚何可
與命官雜處頓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此土二字緊接治
一句承上起下此言所以守此土者蓋以治而鯀魚睥然不安溪潭然
此民言所以守此土者蓋以治而鯀魚睥然不安溪潭然
張目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據處據其所處之險固也食民食人也食畜食人家所養
貌六畜也熊豕鹿麋山澤中自生之物也伏下為以肥其身
民物害句○一本溪潭據處作一句讀非是以肥其身
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言若安於溪潭之中不食民物猶不害吾
之為治可以不必較也今乃睥然如此是刺史雖駑弱亦
刺史欲安民鯀魚欲害民與亢拒爭長矣刺史雖駑弱亦
安肯為鯀魚低首下心化化現現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
耶仙仙恐貌現現視貌言恐懼而坐視也○自刺史受天
子命至此言所以不可雜處之故雜處則勢不兩立伏

下與鱷魚。且承天子命而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從事。意辯爭論是非也。言我豈樂與鱷魚爭論是非。但以承天辯子命而來為吏。勢不能舍此他往。以避鱷魚也。欲得兩全。惟有鱷魚。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顧不靈對看。潮之避命吏一法。鱷魚朝發而夕至也。去此土。又今與鱷魚約盡有涵淹卵。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不費力。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勤限起。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以率醜類或費。七日不能。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是明與刺不。刺史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一鱷介。

者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免於罪法。無可寬。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言。受罪必受殺矣。強弓毒矢。尤甚於網羅獨刃也。自鱷魚有知至此。為之處分。徙海。應上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句。鱷魚為潮患。已非一日。若果可以驅殺。前此刺史當有行之者矣。海既可徙。則溪潭必與相通。至當徙時。猶能作暴風震電。則神靈亦與相護。雖有強弓毒矢。試問何處下手。在昌黎作此文時。豈能料其必徙萬一不徙等之兒戲矣。不知天子有道。山川百神。無不享祀。効靈鱷。

魚乃爲民物之害與天子命吏充拒縱倖追於天誅亦
難逃於鬼責故篇中段段提出天子忽又插入天地宗
廟百神之祀句來以爲悚動篇末把有知無知二意雙
敲尤爲妙絕蓋鱷魚雖惡物實是靈物自知爲人神所
不容若據此不去以爲有知造罪旣不可居以爲無知
陷罪又不願受則南徙一著豈待材技吏民從事而後
決哉然非平日實有忠君愛國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
神者雖有此篇妙文亦未必信乎豚魚令邪不干正如
此所以坡翁作潮州廟碑言其精誠可以馴暴亦根平

日浩然之氣來可謂昌黎知已文中提出先王驅除作
案一步緊一步字挾風霜凜不可犯似討罪檄文然不
謂之移檄而謂之祭文者仍以神靈之禮待之也西仲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
 高能得士韓信平齊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亡入海居
 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田橫始與漢王俱南而田橫今
 漢為天子而橫為亡國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遂自
 刺高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
 皆自刺下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間橫死亦皆自投天下
 皆以橫能得士也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
 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
 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以感字余既傳觀乎天下曷有庶幾
 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承今世所
 稀句叙所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

十一年

九月

愈如

東京

道出

田橫

墓下

感橫

義

高能

得士

韓信

平齊

田橫

與其

徒屬

五百

餘人

亡入

海居

洛陽

未至

三十

里謂

其客

曰田

橫始

與漢

王俱

南而

田橫

漢為

天子

而橫

為亡

國而

北面

事之

其恥

固已

甚矣

遂自

刺高

帝為

之流

涕以

王禮

葬橫

既葬

二客

穿其

冢旁

孔

皆自

刺下

從其

餘五

百在

海

中

間橫

死亦

皆自

投天

下皆

以橫

能得

士也

因取

酒以

祭為

文而

弔之

其辭

曰事

有

曠百

世而

相感

者余

不自

知其

何心

非今

世之

所稀

孰為

使余

歔歔

而不可

禁以

感字

余既

傳觀

乎天

下曷

有庶

幾

乎夫

子之

所為

死者

不復

生嗟

余去

此其

從誰

承今

世所

稀句

叙所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有在

以祭橫。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橫所得士，不但不能為橫興王，併不能為橫昔闕里。曲阜城內孔子所居脫死，非王不堪用，蓋天命不可力爭耳。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但有能得士之高義，自古死者非一夫，千至今有耿光，跪足矣，不當以成敗論。自古死者非一夫，千至今有耿光，跪陳辭而薦酒，魂夢歸而來享。結上取酒為文二句以千百年前喪敗武夫之荒塚，何關於人，乃殷殷陳辭薦酒，豈不拙淡？蓋是時選之試宏詞科，不售三上宰相，書不報，既歸河陽，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托足無門。

眼淚無處揮灑耳。玩今世之所稀，句自見中段以為橫能得士，而士不能免橫於死，歸之天命，見得有橫之高義，便是照耀千古。卽千古而下，皆樂為之効命，不得較論成敗之迹也。寓意最深。西仲

命如須之也。此幽意。最難。達。而。以。其。不。得。樂。為。之。故。命。不。得。論。情。士。而。士。不。能。以。其。天。命。具。其。有。附。之。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

以所報月日不符欲審其實故遲遲若此下文乃能

可味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

郎之靈嗚呼吾少孤

公三歲父仲卿卒

及長不省所怙小雅無惟

兄嫂是依兄韓會嫂鄭夫人

中年兄歿南方

會以起居舍人坐元載黨謫廣東韶州刺史

史尋卒于官時公

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

公先直隸永平府昌平

黎縣人遷居河南懷慶府

既又與汝就食江南

時中原多故公避地

脩武縣河陽懷慶府孟縣

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

叙早年相依最

久吾上有三兄

按唐書本傳公二兄此云三兄未詳

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
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
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叙十二郎一身關係。吾
年十九。始來京城。公自宣州遊京師。始相識。其後四年而
歸視汝。離而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
公年二十八。去京師。如東都。至河陽。省墳。又二年。吾佐董
墓。值嫂鄭氏。奉服。葬以報。離而再合。汝來省吾。再合。
丞相於汴州。水相董晉鎮汴。辟公為觀察。汝來省吾。再合。
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歸宜州。取妻子。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董晉薨。公從喪而出。四日而汴州亂。往依
武寧節度使張建封於徐州。雖不能復

合。是年。吾佐戎徐州。

張建封。辟為節度使。徐州屬江南。

使取汝者。始行。吾

又罷去。

建封薨。徐州軍亂。公不與難。去居洛陽。

汝又不果來。

離。又不吾念汝

從於東。

江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

河將

成家而致汝。

自來京城。以後念離易而合難。雖偶相從。終

而不

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

至此方是永離。無再合之期矣。去吾二字。慘甚。

出歿。吾與汝俱年少。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

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

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又將上文相離處。追思補發。言以年少必不計及當死。不

然斷無離家致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

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余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又將上文汝不來來處追叙前書言已之衰相離之後恐已為恨反跌下文信二意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承上文作驚疑不定語慘甚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疑一可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疑二可少者强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疑三可未可以為信也本以少長強弱互載生盛德純明二語伴講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純為下段布置之地

名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止就上文補出盛德純明二語洗發却不提起少長強弱字樣輕輕用壽不可知四字帶過變化錯綜之法備矣上段從信轉到疑來用三箇字雖然吾自字此段從疑轉到信來用五箇字抑揚有神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根上衰不久存去年死而有知其幾何離離字應上相離言其無知悲二字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若無知則悲日無多而不悲者終古無盡時蓋以生知悲

死不知汝之子始十歲湘吾之子始五歲昶少而強者不

悲也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雙提彼此之子皆伏汝去年書云比也得軟脚病往往而

劇也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

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此段叙病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

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

報不知當言月日不知計告之禮當東野與吾書乃問使

者致書時使者妄稱二月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此

問其使

弔慰也

教歿不知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嗚呼彼

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三年如不能守

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即取來其餘奴婢竝令守汝喪也命

建中祭弔之詞止此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河陽然後惟

其所願遷其塋域皆謀慰死者之心嗚呼汝病吾不知

時根上軟脚汝歿吾不知日根上東野生不能相養以其

居以下俱根來歿不能撫汝以盡哀始死撫歛不憑其棺

方窆不臨其穴方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

殯殯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

食也

字文護上母居我寒不得汝衣我飢不得汝食也

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
又何尤又痛責自己不當離去求其死之罪都認到自家身上此痛極無可如何之詞也彼
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謂本欲成家致
汝今汝既死我亦何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伊潁二水名
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
如此而已承無意人世句來子女教嫁不分彼此嗚呼言
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應上有知鳴
呼哀哉尚饗

祭文中出以情至之語以炫爲最蓋以其一身承世代

之單傳可哀一年少且強而早世可哀二子女俱幼無
以爲自立計可哀三就死者論之已不堪道如此而韓
公以不料其死而遽死可哀四相依日久以求祿遠離
不能送終可哀五報者年月不符不知是何病亡何日
歿可哀六在祭者處此更難爲情矣故自首至尾句句
俱以自己插入件講始相依繼相離瑣瑣叙出復以已
衰當死少而強者不當死作一疑一信波瀾然後以不
知何病不知何日慨歎一番未歸罪於已不當求祿遠
離而以教嫁子女作結安死者之心亦把自家子女平

劉雲陰卷月日也。劃劉剖破也。卷月日。捲去月。日之蒙翳也。應上兩雨字。幸身有衣口

得食給神役也。謂可以供祭祀與神亦相關也。充上之須脫。

刑辟也。應上應賦稅句。已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儀次擊。

管鼓侑香潔也。樂拜庭跪坐如法式也。行禮。已上皆報。

信當治疾殃殛也。若不報則民有罪當罰而神。神其尚饗。

林西仲曰。此三春久雨祈晴之文也。農桑為衣食之本。乃

賦稅所從出。禾根怕爛。而蠶筐亦忌濕。過此時則無及。不

得不祈。劈頭直起直落。別無閒話。異樣急切。次自責祈祐。

未以報賜收束。融成一片。其鏗鏘組練。則千古常新矣。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祭柳子厚文

韓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生死本。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利害指。當其夢時。有樂有

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即生前之窮達。亦不足論。凡物之生

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喻文為。子之中葉。天脫韁羈。

猶言玉佩玼璫。大放厥辭。文之。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

著表表愈偉。播聞。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子之文章。而不用世。巧匠。乃令吾徒掌帝之制。拙斲。子之視

人。自以為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無才人。偏能高取爵位。則

五八祭子厚一

上獨惜其文。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遺編
章不用於世。告諸友以寄厥子。以子幼故。不鄙謂余亦託以死。以死後為記。四
凡今之交。觀勢厚薄。諸友既不可恃。予豈可保。能承子託。子命又非
我知子。子實命我。非我敢與知汝身。猶有鬼神。寧敢遺墜。不
相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以祭為別。已
林西仲曰。大意謂人無不死。即生前之窮達得失。原屬夢
幻。皆不足為重輕。所痛惜者。以蓋世文章。竟不能供國家
之用。有才不如無才耳。柳文至貶斥後。愈工。故曰中葉末
以生死相託之情。自矢不負一片血淚。不忍多讀。

子厚卒于官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時公方調袁州想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泛叙

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

來叙古

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

祝融。次班列也。單表南海神位號。按山海經云南方祝融

獸身人面乘兩龍註云火神也。疑南海為其所司。非禪

通紀之祝融氏也。須知。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

祝儀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祝稱呼也。王制

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謂視其今王亦爵也而

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海

俱改從。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視號祭式與次俱昇。叙

海神加號之尊視事之隆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
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叙廟地之險遠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
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叙本朝致祭舊例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
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
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
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
久叙向來刺史不親記之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不堪齊宿牲酒
瘠酸取貝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不堪薦裸興俯不中儀
式不堪吏滋不供執事者稀神不顧享風惟雨發作無節人蒙

其害

神不欲而降殃已上層層說入刺史不親祀致褻海神貽害民生總為一大段

元和十二年

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殿南服

殿鎮也點出孔公

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

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

點出孔公本領欲叙其事神必

先叙其治人乃作文不易定體此二句亦是一篇眼目

至州之明年將夏視冊自京師

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

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

誓羣有司欲親往之詞視冊所署且述冊中之

文明其當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

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與上委事於副對看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
 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舟行之安省牲之夕載賜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音記穰穰穰穰密也五鼓既作牽
 牛正中將入廟供晨事之景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
 聽位各執其職與上吏滋不供對看牲肥酒香尊爵淨潔與上牲酒瘠
 降登有數與上薦祿與二句對看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恠恍惚畢出
 蜿蜿虵虵來享飲食與上神不顧享對看且寫出神享情態
 出祭闔廟旋臚祥飈送驅旗轟施麾飛揚瞻藹藹鼓嘯轟
 高管噉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廡長魚踴躍後先引導乾

瑞坤倪軒豁呈露軒高也豁平也乾坤乃天地之性情天高
 意此歸舟之安也又寫出海洋中風口佳景記之之歲風
 神靈擁護亦是從孔公祭則受福意中想也
 災熄滅人厭魚解五穀育熟與上言風怪明年祀歸又度廟
 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與
 明宮齊廬二句對看碑文原為治廟明年其時公又固往
 而作只帶叙在此不待另提多少省力明年其時公又固往
 不懈益虔歲乃大和又點兩年祀事已上叙孔
 神以誠總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免雜罷衣食於官之可
 為一大段役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絕相燕享有時賞
 與以節省費公藏私畜上下與是留心結於是免屬州負逋

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
因不能償皆以所之緡舊欠疑此項向屬加西南守長之
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厚官屬懲不率
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胥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
虞其無害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恤遠人刑德
竝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民既饒裕
非上著者又不使失其所其效自然如此已上叙事神治人
孔公至廣州政績見其治人以明總為一大段
其可謂備至耳矣全篇感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為
孔公作以叙人政績事乃作詩曰
公民之福是同謨法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

咏海神

即祀於旁帝命南伯

天子遣吏

吏情

不躬正自今公

向委副獨公親往

明用享錫右我家邦

神享而災

惟

明天子惟慎厥使

朝廷不輕委任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

公能治人以

誠

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即執事

當廣其澤於天

公

行勿遲公無遽歸

匪我私公

神人俱依

視其行而又留之

也

林西仲曰題是南海神廟碑文却是孔公重脩碑記不但

記重脩一事且純是孔公廣州德政碑也開手說南海神

最貴本朝祀典最隆而前此奉行不虔亦為孔公作一反

觀話頭次轉入孔公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分叙二大段備

極贊揚。卽舟行致祭。往返海洋。鋪張許多異景。總言其有誠必格。雖寫神靈。亦是寫孔公也。若論廟碑正格。末段許多政績。不應一齊攙入。故昌黎因於叙政績之前。加蓋艾歌詠四字。末又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是明明以稱頌之詞。借百姓之意。作個卸擔之法。豈公謫潮陽。爲其所屬。且當憂謗畏譏之際。不得已而爲之。與上表請封禪同一苦衷乎。但其行文。以排山倒海之力。濟以敲金戛玉之韻。實不易得也。

孔公序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廟爲尚書左丞以老致仕公曾上疏請留又爲作墓誌銘皆叙其清正似亦可以當此碑之言而無愧若文之佳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文章最難在起手此七字聖子神孫繼繼

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是德之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

內外。悉主悉臣。則不容竊據拒命可知。已上言天高祖太

宗既除。既治。高宗中興。休養生息。盛至於玄宗。受報收功。

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藥牙其間。藩鎮之強始肅宗代宗。德祖

順考。以勤以容。大恩適去。指安史朱泚李希烈根莠不薶。自

留後者皆聽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已

前代君臣不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歲賦止八

明年平蜀之明年
二字衍宜刪

道四十九州戶口更十。曰：嗚呼！天既全付予，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郊廟所以祀天祖，若負所。天與祖意來，言所羣臣震懼奔走，率職上段言君兼及將相。以當平諸路之故。羣臣震懼奔走，率職上段言君兼及將相。針線。明年平夏。楊忠。又明年平蜀。劉關平夏蜀，俱在元和元。最密。又明年平澤潞。盧從。遂定易定。張茂。致魏。博興貝衛瀘相，無不從志。四州屬田興者，皆來効順也。先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急計淮西之因。九年蔡將死。陽。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吳元濟有罪。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指李吉甫、皆。應討之罪。

李忠臣陳奇昇
少誠為三姓李忠
臣李希烈吳元
吳少陽為四將

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唐人謀國事大都如此，仍是上文。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歸功於上。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惟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以李光顏為陳州刺。使。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度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以烏重胤充河陽懷。汝。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曰：文通汝。

凡三呼度下卒重於他臣也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以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以李道古為鄂岳團練使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以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度請往督師戰以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以度獨不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伏下貴戰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密梁守謙急句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監軍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之詞不便分叙故彙叙於此庚申予其

臨門送汝御通化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

郊廟祠祀其無用樂表上之慶勳非用意着閒話也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

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三人道古攻其東南八

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李道古文通戰其東十餘遇

降萬二千李文通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擒丁十良陳

李祐用其策戰比有功愬功獨虛叙留下文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

其眾洄曲以備賊將董重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指李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

以獻。盡得其屬人卒。李愬戰功。已上叙諸將戰功。辛巳。丞
 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征淮西。大饗資功。師還
 之日。因以其人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
 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處置淮西。罪人事畢。冊功。弘加侍中。
 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
 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
 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
 工部尚書。領蔡任。冊功。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叙
 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叙

唐承天命

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言不應有

選

在玄宗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主

四聖不宥

師征有不能

克。益戍以兵。計不能。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

以車為卒

賜糧

供億。外多失朝。曠不岳符。百吏怠官。事忘其

舊名分既

帝時繼位

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謀計既

斬吳蜀

旋取山東

魏將首義。六州降從。音抗。各略。淮蔡不順。自以

為強提兵

吐讎欲事

故常。叙元。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

客來賊相臣

殺武元

衡傷裴度。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

言莫若惠來

城宰相

將言罷兵。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

德以訖天誅裴度言兵不可中止乃勅顏胤勲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

汝功勅弘為諸將之總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總

前後兵多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凌雲蔡卒大窘顏胤拔勝

之邵陵郾城來降鄧懷金以郾城降光顏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

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命裴度督戰士飽而歌馬騰於

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度以郾城為治所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蔡精兵皆在洹曲李額額蔡城其疆

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

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寬其兵蔡

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濟其民始時蔡人禁

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民始知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

肝而起左餐右粥民始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

而不稅又行實政以善其後自帝有恩言蔡人有言始迷

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作蔡人自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

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

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

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時潘青李師道等尚抗朝命忽借蔡

外生動此千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總上

古文所義卷之十二六七平淮西五郁郁齋

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當罷兵不赦不疑由天子明以用兵委裴度討賊愈急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歸功朝廷既定淮蔡四彝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四彝且來何況諸藩言外有不盡意林西仲曰此昌黎奉天子命所作乃全集中第一用意文字語語歸功於天子之明斷莊重有體古雅絕倫其叙事段落井井昔人所謂點竄堯興舜興字改易清廟明堂詩也但此碑改用段文昌始末羅昭諫以為李愬將石孝忠怒其歸功裴相以愬功與顏胤齒因仆之事聞於朝又殺其吏天子親訊命段文昌改作評者謂昌黎既欠實錄裴

晉公亦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有因余獨以為不然細玩叙李愬之功最為詳明原與顏胤齒別至叙裴相前段乃天子命度之詞在起行之時後段乃度宣天子之恩在平蔡之日皆非言其有功者惟中段挿丞相度至師一語則盡歸功之說誣矣蓋淮蔡用兵當日李逢吉輩皆欲以為不可行既計之後猶有屢請罷兵者故昌黎文中一則曰一二臣外冉則曰惟汝予同三則曰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四則曰卿士莫隨小大並疑是說也在昌黎無非欲顯天子之明且斷耳乃此輩尚欲曉曉議論國事見之能自安

乎。夫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前此藩鎮懼討，猶能遣刺客入皇都，殺宰臣而取其顱骨。況與朝協謀釋憾，何求不得。且以天子萬幾，能使其親訊闕庭，其中必有主之者矣。石孝忠自惟推俾殺吏，既可以結盈朝之體，又有所恃必不至於死。吏何憚而不為乎？及讀段文昌所作，則有所謂乃詔廷議，咸願假以墨綬，授以兵符等語。是明明言與朝皆欲討蔡，與昌黎文大相抵牾。益知孝忠為李逢吉輩陰遣無疑矣。厥後裴公纂述蔡鄂用兵，天子憂勤機畧，請內明出付史官，上不許，亦恐盈朝不自安也。此意誰能窺破。

按此碑立在河南汝寧府城

殿中少監馬墓誌

韓愈

君諱繼祖

不著姓者以王孫無不知其姓也

司徒贈太師北平襄武王之孫

即馬燧不書諱者以王

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暘之子

叙祖父為

全文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

宜以門功而拜其進身之才積三十

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

職以積年而遷無可紀其任事之功年三十七以卒

有男八人女二人

已上墓誌已畢

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

自存以故入稚第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

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名予使為之主

受其祖之恩

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明其父之情

姆抱幼子

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識其人之貌。叙其
有相與之誼。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
化不測傑魁人也。見而因論其品。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時能
守其業者也。是業豈容易守得。見而因論其品。幼子媚好靜秀瑤環瑜珥蘭
苗其芽稱其家兒也。是家之兒豈容易稱得。見而因論其貌。叙其三世人物皆佳。取喻妙有分寸。
詳其誌意總歸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
客舍。哭其一世。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
少傅卒哭之。哭其二世。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他寫哭三世。看
三樣筆法以前段嗚呼吾耄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
平叙故化板為活

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自悲不能人欲久不死而觀
居此世者何也。久不死而觀人之輒死。徒增悲耳欲此何益。

林西仲曰墓有左誌右銘或求一人獨作或求兩人分作
此則分作其誌者也殿中君本以門功授官歷俸而轉無
錚錚可紀者故篇中不填一句行實但北平王有大功於
國與李晟渾瑊齊名後人實難為繼孩提之時稱其家兒
則後此能守其業可知此即其行實也總以其祖北平王
為主其以交情感慨成文蓋緣當厄之惠刻不能忘故不
禁纏綿悲惻遂別成一奇格厥後廬陵作誌銘多以為藍

本遂成正調矣

篇中故人推第句言兄會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似有「...」等字。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北魏姓侍中封濟陰公

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宗朝好個會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

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

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又好個子厚少精敏

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少已得名聲其後以博學宏辭

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

柳誌銘一 臣 郭郭齋

陣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
 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此段全為子厚出
 為諸公要人所爭致是王叔文輩欲倚子貞元年號十九
 厚以為重子厚不能自脫非往彼求附也
 年由藍田縣名屬陝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
 外郎即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
 州府名屬司馬王叔文輩執誼用事拜宗元禮部右侍郎
 軍宗元坐王叔文黨貶邵州刺史未至道貶永州司馬
 坐貶者非子厚一人故用二例字刺史得邵州以未至故
 不著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
 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伏末段必傳於後之脉益自刻苦

四字與未段自力二字相應元和憲宗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
 史而子厚得柳州府名屬廣西○偕字得字既至嘆曰是
 豈不足為政耶永州不言政績故著此一語以為教柳州
 以開語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虛叙句其俗以男
 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俾母利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
 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
 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實舉其政衡湘俱在湖南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
 之及人者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柳州政績止此

○子厚一生奇在文章昌黎最推重亦在文章且刺柳州時文章益多此處豈可遺却但不便另提又嫌與永州一段無別故借其殺人為文詞起筆寫于下法他州之後見其事事可法不特文詞而文詞之佳愈見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此另提句史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劉夢得守禹錫名亦在道中當詣播州今為宣恩司屬四川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既不能辭母而行又不可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言至此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屬廣東廣州府中丞即單言其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

食遊戲相徵逐誦誦強笑語以相取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排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犴狴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衡湘以南進士固親炙子厚者若此輩雖不知師子厚聞風亦且知愧承前段言子厚事事可師不特感慨世人也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二句是子厚實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此句是子厚本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州刺史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

古文
也。深惜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就跌上意翻起下文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深幸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如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具得歸葬也嘗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

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二君唯是難得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人

昌黎與子厚千古知己其作順宗實錄云王叔文有寵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十數人為死友等語絕不為子厚諱人皆謂古人作文不肯輕易假借其實僥倖速進謂急於功名為枉尺直尋之計耳當得何罪

乎叔文雖小人然當順宗初立數月間貶李實召陸贄
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稅政一朝
反之不可謂非叔文之力也子厚之附叔文謂不知叔
文爲小人則可若明知之而故附豈子厚之心哉故寄
許孟容書云蚤歲與負臯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
立仁義裨教化等語實非支飾乃以不能預察於幾先
而遂不能自明於事後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誠可
痛也此其意惟昌黎知之故作墓誌銘首尾將文詞極
口嘉贊中段一叙政績一叙友誼而子厚人品卓然可

見至其進用廢退處初言其名聲大振則與實錄所云
有當時名者相符故忙接一語曰諸公要人爭欲令出
我門下是叔文欲結子厚非子厚求而得之可知也末
言其勇於爲人不自貴重則與實錄所云僥倖欲速進
者相符故又忙接一語曰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是子厚
之依叔文實欲用其材行其道非爲富貴苟就而不意
其以奸而敗又可知也雖曰出脫而子厚心事子厚之
定案皆著筆端非千古第一知己哉若篇首不叙姓氏
却于取進士第後點出柳氏有子不叙里居却于歸葬

時點出萬年先人墓側而姓氏里居自見其作法皆與
他篇不同至中段忽把世俗交情感慨一番又把文章
必傳欣幸一番在誌銘尤無此格按史執政召子厚等
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想必有子厚故交在內其落
陷阱不救反擠下石等語確有所指玩祭文中有凡今
之交觀勢厚薄句則知此意究竟此輩勢利反覆雖位
極人臣死同卉蟻安能如子厚以斥而能傳則下石者
未始非曲成之矣故不禁感慨而欣幸之總之公與子
厚文章聲氣一時無兩所作祭文誌銘廟碑三篇皆絕
頂出色不可以常格論也

